少儀外傳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儀外傳

呂祖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版本相同墨海最先故據以排印

少儀外傳提要

少儀外傳二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末有雲谷胡巖起跋。及其弟祖儉後序。丹陽譚元猷嘗刻之於學宮。歲久散佚。久無刊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曰未見。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尚端末完整。無所訛缺。今仍釐爲二卷。以還其舊。其書爲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爲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富。不專主於灑掃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呂本中舊有童蒙訓。皆自爲誥誡之語。此書則採輯舊文。體例近朱子小學。小學盛行於世。童蒙訓亦有刊本。而此本湮沒不彰。蓋書之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是定優劣也。永樂大典別載辨志錄二卷。亦題呂祖謙撰。其文全與此同。蓋一書二名。編纂者不出一手。因而兩收。今附著於此。不復重錄其文。亦不復別存其目焉。

少儀外傳卷上

宋呂祖謙撰

東萊呂氏曰。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儀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熟。先儒焉。熟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於心。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學問尋究者爲可畏耳。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司馬文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案孔子讀易。韋編三絕。乃指積久功深之時。此即以

誦讀爲絕編。於義未安。蓋相沿之誤。（並童蒙訓。）

治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講誦者。乃終身不忘矣。

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難矣。（並橫渠張氏語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范忠宣公言行錄。）

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之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甕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始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曰。我爲孩童。豈敢爲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者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

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書曰。不學牆面。孔子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言人不可以不學也。揚子曰。吾爲開明哉。言學聖賢。然後心開而意明也。陳翁集了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爲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即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讀書不輟。甚書不讀了。萬一都廢。且須自今重新勤苦下十分工夫。不可因循隱忍。甘心作庸人過一生。最是行義一事。不可放過。正心修身。念念須學前輩。久久自然相應。

大凡爲學須以見賢爲主。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則見賢廣者其德大。見賢寡者其德小。子貢問爲仁。而孔子答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然則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所以利爲仁之器也。然則見賢不可以已也。只是所謂賢者。大須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是也。

既能見賢。又須要尊賢。若但見而不能尊。則與獸畜之無異。今人於有勢者則能屈。而以賢不能尊。是未之熟思。若無志於善。則何所不可。若必有志焉。則於此不可苟也。韓退之作師說。曲中今世人之病。大抵

古人以爲榮者。今人以爲恥。如不能尊賢之類。是也。

爲學之要。先要實頭不說大話。須是自麤至細。自微至顯。但不可分麤細微顯爲兩事。言忠信。行篤敬。言必信。行必果。最是初學要下工夫處。作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作。直是了當。方可放下。

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古人爲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爲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屑與人商搉。不屑就人讀授。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與其有終身之恥。不若忍暫時之恥也。又況從人讀授。適足以爲榮。

陳公瑩中。其尊敬前輩。皆可爲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滎陽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它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呂進伯爲河南北運判。黃魯直爲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斥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爲人師。某至學院。卻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爲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爲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愼。既數日又逐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卻聞呼小子字。豈可爲人師耶。（並呂舍人答）

往聞滎陽公與楊道孚諸人書。外封只押字。書中禮數極簡。張正素先生子厚於右丞從表兄也。未嘗呼字。滎陽公以爲禮。此道也今亡矣。楊應之兄弟平生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檜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所立云。大抵後生爲學。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須令成誦。不可一日放過也。史書須每日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須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學之業。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亦無不至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旁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也。（並舍人雜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畿叟云。予元豐乙丑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余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亦未之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己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慍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

日夜以爲愧乎。（范太史遺事。）

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舍人雜說。）

范太史年十五六時。在成都玉泉宅。居廳事之西閣。晝夜觀書。未嘗出戶。唯是冬年節出拜尊長。禮畢復入閣。人不見其喜怒戲笑之容。

范太史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所。平生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范太史讀書。必端坐斂容正書冊然後開。未嘗靠側收足。盛暑不袒裼。祁寒不擁鑪。書室中不設榻。平生晝日不偃仰也。

范太史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時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審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子沖聞此語。因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文理乖繆。李廌方叔爲范太史門賓。與諸人同觀。撫掌絕倒。公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

公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亟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中辭謝而去。（並范太史遺事。）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遺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朱勃年十二。常候援兄況。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援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酒慰援曰。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桓煜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受。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

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並後漢書。

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並後漢書。

魏董遇。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

魏李秉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何從而至矣。並三國志。

太傅東海王鎭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救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世說。

雍州刺史武昌王渾。與左右作文檄。自號楚王。改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

八月庚申。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東海戴明寶詰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並南史。

張率作賦頌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廢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不勝楚痛。因遂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爲棊日夜不息。豈是向善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

後魏楊椿戒子孫曰。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愼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愼勿輕言。十餘年中未嘗言一人罪。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預宴。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愼言語。（並北史。）

韋昭博奕論云。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杯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文選）

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時閻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學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成末技。

姚崇遺令誡子孫曰。比日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並舊唐書。

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翻奬。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誠哉斯語。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明有才。爲父所寵。失于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及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于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

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彌。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故無頹毀之虞。如雀鼠之不鄔。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人之事兄不可不同於事父。何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收。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藉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汚。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

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

梁繆全盛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有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棊子布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亂離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

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爲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來。諸見俘掠。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畊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邪。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緻也。

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暖。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含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棁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咏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淩忽長者。輕慢同列。

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夫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頌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徐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晉宋以來。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譌字。（前上爲卉能旁作去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書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考。如此非一。偏滿經傳。或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愼勝孔子乎。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愼手迹乎。答曰。許愼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尙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較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大抵服其爲書檃括。其條例剖析窮根源。鄭氏注書。往往引以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耳。古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適成鄙俗。亂旁

爲舌。楫下無耳。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獵化爲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吾昔初看說文。嗤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爲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懵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差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邱。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轉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行時復失所。

近世有二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瘥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綪晝棊博。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異端。當精妙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王宣城所愛。

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尙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並顏氏家訓。

李習之寄從弟正辭書。知爾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祇益勞其心矣。安能有得乎。李習之答朱載言書。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並李文公集。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如何古之人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身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人矣。

能攻人實病的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爲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

其不相陷而爲小人者幾希矣。並胡氏知言。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嘆賞。呂氏師友雜志。

唐充之每稱前輩說生不能忍詬。不足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童蒙訓。

吳庠妻謝氏子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何忽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而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崇寧中。叔黨來省滎陽于符離。有故人遇之甚薄。及欲行。來召飯。叔黨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此之薄。何必赴。叔黨曰。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舍人雜錄。

劉器之嘗論至誠之道。凡事據實而言。才涉詐僞。後來忘了前詰。便是脫空。據實而言。十年二十年後。說無異同。賢便不說劉安世元來只是脫空。

田腴承伯云。作官從人奏辟。非但賓主。便有君臣之義。不宜輕也。

杜祁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卻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語錄。

文正范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爲幃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遺事）

隨初九。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在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亦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天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能隨遇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隨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並易傳。）

桓譚謂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千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令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循覆車之轍邪。彼方自詫曰。前之文人才慤而不能宏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記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

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尙如此。並見以道集。

王吉爲昌邑王中尉。王好遊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樽銜。馳騁不止。日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然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王吉傳。

韓魏公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又曰。人情微處。須深體之。若直用己以處。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履。須當精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則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于色也。以上並韓魏公語錄。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韓魏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置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是隱忍。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公言時同列

二三公不相下。語常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使歸於是。雖存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韓魏公知歐陽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韓魏公在北門。一屬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之公。曰某人但任術。所爲大不敦篤。大中其弊。

韓魏公爲陝西招討。時尹師魯與夏英公不相能。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韓魏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

韓魏公言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祀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默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而復爲善。終亦不言。（以上並魏公別錄。）

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夫謹家諜（案諜牒古字通用。）而心不忘於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祀祖之所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於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志。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輯。寖以大備。其所志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隳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不謹。祖先文字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祀之。其可得乎。（韓魏公文集。）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之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歐陽文忠集。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禮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司馬溫公答劉蒙書曰。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誡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愼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孝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並司馬溫公文集。

人之愛其子者。或多曰。兒幼未有知爾。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縱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司馬溫公家訓。）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愼乎。

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餘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德。樂文仲說鄒浩學士一事亦好。嘗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端正。則心自正矣。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解。如管城之陳醋甁。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與君實嘗同觀史畫。猶能題品耐煩。伯淳問君實能如此與他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自持。更有甚工夫到此。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並陳氏遺書。）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傳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初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汙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恥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陳氏經解。

嘉祐初。正獻公會諸壻於東園。時韓師朴王正國新登第。皆惠穆壻也。中休林園閑坐。正國唱自作小詞甚多。景純問師朴曰。師朴莫亦有否。師朴正色曰。豈有此事。正獻公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粱肉自怕腹中書兩句。於子舍之屏風。惠穆公赴人飲食之約。未嘗後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吾不忍也。並呂氏家塾廣記。

凡作書啓。先記彼人父祖名諱於几案。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此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世之人以往來宴會書問爲徒費日力。不若不講之爲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樂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其所以講信修睦而免於爭奪相殺之患者。常消禍於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言往來之不可

以已也。鄉飲酒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言宴會之不可以已也。聘義曰。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言書問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禍於未萌。而使免於爭奪相殺之患也。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闊略。

字者、朋之稱也。嘗見前輩先進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先進始有字後進者。又觀前輩。凡父行父執。受拜不跪。（並酬酢事。）

劉器之待制云。某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子。（童蒙訓。）

問。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簡。便須安排言語。寫教如法。要人傳玩。飯一客。便要器皿飲饌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勝人。皆私也。作簡請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爲不合有己。得人道好。於我何加。孟子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皆是有箇夸心。又問。更有一病。稱好則溢美。稱不好則溢惡。此猶是好惡使然。且如今日泥濘。只是五寸。須說一尺。有利害猶且說無利害。須要如此。此病在甚處。曰。欲以意氣加人。亦是夸心。有人做作說話。張筋努脈。皆爲有己。

又問。或曰。我初學問事。必不當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須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謂同坐諸子曰。亦須切記此語。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余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爲甚恁地。並上蔡謝氏語錄。

愚柔之質。質之不美也。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呂芸閣中庸解。

劉道原之子義仲本佳。近亦變壞。揚子雲稱言心聲。書心畫。義仲每有書來。呼兒輩譯之數四。有不能識者。字小而闇弱。亦其心術之不明。類此。某每於書畫之間。可得其人之大半。劉元城語錄。

温公曰。凡觀書當先考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今喜以且爲言。案以且爲言者。如姑且權且之類。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儉。而媿夫君子之篤敬。並見以道集。

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亦甚好。後來只緣累重。若把得定。儘

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微仲便曰。宰相、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只喫魚羹飯。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何處無魚羹飯。爲緣它累輕。便去住自在。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爲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卻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

楊訓同黎才翁侍坐。胡文定先生目黎曰。爲士人當只知窮經問學。不須及他事。如前賢所言。誰又罵詈自家。誰又道甚言語。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用理會。只了得與人閑爭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此物奚宜至哉。萬一自家都是。亦只得如此待人。況罵詈長官。親聞乃坐。若聽人傳言。是來讒賊之口。更有何窮已。

楊訓問胡文定先生。避敵諸事如意否。先生曰。不惟避敵。應人切不得望要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恰有不好事出。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爾汝者。是相爾汝之小恩愛否。曰。須是壁立萬仞。一介不以取諸人。方能如此。孟子自有此氣象。故說出此等話。如我以吾仁。我以吾義。我所不爲。皆古之制。一聞可使寡人得見之語。便更不見。大凡事不可放過。便受爾汝。（並胡氏傳家錄。）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敍。後生從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避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敍次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鉗椎。方能有成也。（呂氏師友雜志。）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親之。常懶惰者。必有饑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亦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懶惰自棄其身哉。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

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莊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相。班超者、虎頭燕頷。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春秋以後。先王之澤漸遠。然善言相傳。猶有存者。學者得其言。猶可詳細而致力也。如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趙襄子言。君所以能置無恤。爲能忍詬也。如忍詬之道。徵此數人言之。後人不知也。莊子稱伊尹強力忍詬。亦是道也。後世人自處既不厚。而輕用其身。皆不知忍詬之道也。

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修。不敢輕發。養成德器也。鄢陵之戰。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鄭侵蔡有功。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之。將爲戮矣。范宣子產之言。皆切論也。而文子子國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後生輕發。未成德器而先招禍敗。卒無以立也。故此兩人後來所立如此之遠。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紹聖初。滎陽公罷經筵。舍於京城外華嚴寺。俟命者月餘。陳無已師道。晁伯禹載之。唐季實之問。皆就華

嚴見公。亦爲公留月餘。執事左右。如親子弟。晨夕皆省。揖於寢門之外。後人能如此尊事前輩者蓋少矣。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並舍人雜錄。

有人問祁寬曰。尹和靖先生尋常說今日政事向背當如何。寬曰不曾說。渠曰賢曾問否。寬曰不曾問。曰何故不問。寬曰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安敢問也。渠云孔孟何故說。寬曰孔孟亦不曾說。渠引孔孟之言。寬曰孔孟在其位爲司寇齊卿時說底。至於答一時君臣問政。皆時君大臣問政。不得不告也。觀孔孟說底危行言孫。及不謀其政氣象。方其閒處必不說也。曰如此則先王之學焉用。寬曰吾每教人必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必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其論政亦大矣。奚必指時事而言。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也。一日舉示先生。先生曰甚善甚善。祁居之尹和靖語錄。

古之號爲賢士大夫者。必謹乎禮。必重乎義。必從其厚。必本其誠者也。嗟今之世。則異夫是。取其便俗。于禮不暇謹。志急乎利。于義不知重。澆薄相師。於厚不復從。貌諛其敬。於誠不必本。禮也者貴有別也。親戚講拜之禮。所以明尊卑長幼之異。豈惟親戚。凡居父祖之執。亦當受子孫致敬。今既論親矣。至于致敬。則類多交拜。尊卑長幼。甚矣其無別。吉凶禮制。人倫所甚重也。不宜廢紊。今期功至親。或以在遠而哀遂不舉。或因小隙而不通慰問。或乘親喪而殺禮納室。或居夫服而暗受聘定。憂制在身。雖拘法弗仕。而不妨

公肆宴樂。婦女衣裝。當其無戚。或去華彩。迨夫居憂。翻忌純素。吉凶之禮又如是而廢紊。若乃偏親在上。子孫或私分產業而弗念奉養有闕。算長病未及絕。肉未及寒。卑幼有發篋盜匿而弗暇銜哀茹苦。骨肉弗睦則絕不往來。騰謗揚惡而不少隱。及其歡和。則算卑無間。必藝狎唅譁而不相避。家至豐裕。視親戚孤貧而鮮肯賑恤。財雖吝嗇。施緇黃則甚所甘心。自山水之說熾。子孫多稽留襄奉。廣營宅兆。而專希己福。自科舉之法壞。舉子苟幸中選。匿服冒戶而弗顧典憲。婚媾之家。嫌隙已成。則逐婦奪女。論勢而弗論義。交承之間。前政不肯遺後政之利。後政或多毀前政之短。相忌而不相睦。學者自非欲得時文速化之術。則莫肯從師。不知古人從師。本以傳授博約爲事。師者自非得其厚資。則弗肯售其時文速化之術。不知古人爲師。本只以教育成才爲樂。公舉之法久成私恩。或徇權要囑託。或喜阿諛巧佞。或迫親故干懇。或與他人互易。其最下者乃受賂遺而不恥。而覓舉之士。或修文贄爲勤。或借勢力爲援。或諷士民稱述行績以取信於上。或恃親舊稔熟而深切責望。其最甚者。操持長短。而爲脅取之計。紛紛干求。靡所不至。其有專修職業而待知己。必擇所知。而自薦者鮮矣。附炎之態。則迎意曲合。冀蒙親悅。迨勢去無望。則罷蹤絕跡。視猶路人。若乃介潔剛方。人惡其不入衆。以禮自持。人笑其徒自苦。志大慮遠者。例目爲狂妄。安分守義者。悉指謂無能。徇人情而多可。乃得賢者之稱。假公帑以妄施。必有美政之譽。官職以本實之稱。爲簡慢。而例從過呼。書尺以諂諛不情爲恭敬。而紛紜多幅。親戚往來通問。未免頌德之言。交遊品位微

差。不復相稱以字。以丈相呼。輩行莫辨。以台相謂。貴賤無殊。口誦詩書者。或行同於市井。談論公正者。或密趨於偏曲。毀譽他人者。多徇愛憎而不必有實。過尤在身者。必加文飾而誰肯服理。其游學肄業者。不思勉己而常冀異恩。其居官任事者。績考未立而已希賞典。躁進者以交結爲必致之資。貪墨者恃行賂爲救解之術。富貴遂意。則無復存功業之心。官年踰格。則鮮肯循告老之制。見利必圖。其所以得。臨難必規。其所以避。父訓其子。兄勉其弟。交遊之議論。同僚之聚話。罔不在茲。苟可得進身益家。弗恤害人蠹國。士風之虧禮違義。從薄尙僞者如此。何以責小民之趨正哉。宜乎欺詐攘竊。放僻邪侈。冒犯法令。爭訟繁多。而莫能禁止也。吾每覽簡牘所記。夷考先賢言行。無非禮義爲歸。及觀前輩書尺。率皆語簡意盡。於交朋則忠告無諂。於卑幼則訓誨必嚴。其輕重高下。必務得體。其敦篤情實。自然可慕。後進晚生。目熟世俗之事。耳熟世俗之談。恬安所爲。未嘗疑怪。則是陷溺其心然也。夫入時愈深。則失正愈遠。聞吾說者。亦可以自警也。（何得將歎習。）

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

以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勉之。（鄭氏劭學）

龜山楊先生見予作許少伊哀詞云。文字間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體似平交哀詞。前輩於前後輩之際甚嚴。又云。有美一人兮豐下而多髯。此語固可見其儀形。然黃魯直詩。玉堂若要眞學士。須用儋州禿鬢翁。此近乎不敬。不可學也。聞之使人心服。（陳齊之雜錄）

凡爲學之道。必先致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強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並高登彥先修學門庭。）

少儀外傳卷下

吾黨訓子弟。當先趨向。如義利之間。內外之分。不可不辨。夫不使先求在我者。而遽使之求在外者。豈賢父兄所以養子弟者哉。陸子壽書。

持身以清潔。處心以公平。勿使婦人預外事。擇師教子。學未成。勿使應科舉。處庠序。衣服器用。皆出中制。稱家有無。濟卹孤貧。謹慶弔之禮。無蓄異物珍寶。美妾少僕。接賓客以和睦。待奴婢以寬恕。治家十事。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新序

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說苑

丙吉子顯。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齊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前漢書。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倨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

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朱據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車馬雲集。賓客盈堂。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人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卞蘭苦酒消渴。時魏明世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賜蘭。蘭不肯飲。詔問其意。蘭言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帝爲變色而蘭終不服。並三國志。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談。（桓常侍、桓彝也。深公、是僧法深也。案世說作不宜說之。）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嘗與曹夫人摒擋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綽集載誄文曰。杏子與公風流同歸。凝暈託情。

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悔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並世說。

梁賀琛奏。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案賀琛傳作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舞之具。所費事等邱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梁書之末。原本有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二十二字。其語雖亦見於琛傳。而與此條文不相屬。蓋此條本節錄琛奏。非其原文。抄錄之時。偶削除不盡。誤及旁文耳。今亦刪去。案梁書原本誤作南史。南史琛傳無此文。今改正。又此條

魏左將軍李栗。性簡慢。常對道武舒放不肅。咳唾任情。道武積其宿過。遂誅之。北史

顧愷之嘗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南史

齊文宣帝怒臨漳令嵇煜。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鄭頤。私謂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昕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前殿。

畢義雲作書。與高元海論敍時事。元海入宮。不覺遺之。給事中李考貞得而奏之。帝由是踈元海。和士開復譖元海。帝以馬鞭箠元海六十。出爲兗州刺史。（並北史。）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敗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劉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爲郎官。朋黨輝赫。日會聚歌飲。慕李藩名。強致同會。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輩好爲詭言俳戲。後召藩。堅不去。曰。吾與仲舒輩終日。不曉所與言何也。後果敗。（並舊唐書。）

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也。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饋饋。童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撤屋爲薪。略盡。聞之嘳噎。卒無一言。

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旁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耶。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偶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過。速乎風霆。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

裝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厲。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眞草書跡。江南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然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編齊書。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工書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

治家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膳。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

脂燭。莫非種植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已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闍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壠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干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覬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並顏氏家訓。）

張霸卒。遺敕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後漢書。）

正獻公平日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童蒙訓。）

嚴彭祖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而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漢書儒林傳。）

范子夷說。仲尼聖人也。纔作陪臣。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顏者遠矣。而常歎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之孔顏。僥倖甚矣。（舍人雜說。）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愼。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爲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所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保。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與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也。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與家人。待羣吏如待奴僕。愛百姓如愛妻子。處官事如處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時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當官者弗辭迂謹而深避嫌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免。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當以清心省事爲本。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當官處事。務要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愼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愼。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致愼。不可不詳知也。已上並章蒙訓。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姓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龜山語錄。

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功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上蔡謝氏語錄。

滎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册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

其簡儉如此。呂氏雜說。

蘇丞相子容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未愈。鄧元孚爲樵縣簿。謂其子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稱。今豈可爲一豪婦人所紿。公爲賢子。不可不白。但諭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有可悔。既此婦死。元孚大慙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蘇氏談訓。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舍人雜錄。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嘗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書必白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舉。不敢自專也。

徐仲車先生嘗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爲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並徐仲車語錄。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涑水記聞。

范子夷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耳。非所以學聖人也。程氏遺書。

李公擇尚書家嘗置聲妓。孫中丞莘老不以爲然。榮陽公曰。此莫是小節否。孫中丞曰。此一節亦不小。

崇寧初。衣服皆尚窄袖狹緣。有不如是者皆取怒於時。故當時章疏有言。褒衣博帶。尚存元祐之風。矮帽幅巾。猶襲姦臣之體。蓋東坡喜戴矮帽。當時謂之東坡帽。黃魯直喜戴幅巾。故言襲姦臣之體也。韓子蒼大觀間嘗贈予外弟蔡伯世詩云。禿巾小帽紛紛是。眼明見此褒衣士。禿巾小帽皆當時浮薄子所尚。關正叔既被召。衣服不改舊。或問之曰。正叔若登對。衣服當如何。正叔曰。衣帛帛見。衣褐褐見。並舍人雜記。

孔穎達疏曰。讒言之起。由數問小事於小人。孔穎達詩正義。

問。荊公弗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弗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可。程氏遺書。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言居間愼弗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舍人雜說。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

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顏氏家訓。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己無能而望他人用。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幼聞先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法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久近。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瑾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元同選尚書之先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踰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汝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荊門。則裴齎裝以迎矣。令勢利之徒。於此豈不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予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菰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

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王聞之曰。外郎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餘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盃。馮悅。盡舉之。俄病渴且噎。因暴卒。賈爲歎出息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遇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於牆廡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予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業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柳氏家訓。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

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柳文與劉禹錫書。

唐僕射柳仲郢鎭鄜城。有婢失意。於成都鬻之。刺史蓋巨源。案蓋巨源原本作藍巨源。今考北夢瑣言及李昉太平廣記所載。均作蓋巨源。今考正。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導於巨源。備賞技巧。他日巨源窺牕。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綾羅者。召婢就宅。蓋於束縑內選擇邊幅。舒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聲而仆。似中風。命扶之而去。都無言。促令與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靑衣曰。雖賤人曾爲柳家細婢。死矣。安能事賣綾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淸族之家。率由禮則。出北夢瑣言。

孔戡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韓文

有貨玉帶者。王文正弟以呈文正。文正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文正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王文正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卽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閨內易之。不敢令公見焉。並名臣遺事。

范文正公與朱氏姪書曰。汝守官處事。小心不得欺。與同官和睦。盡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家且一向淸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范文正公文。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灶。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老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歸田錄。）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子。邈之晚見踈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爲太子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憤。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至建康。欲立以爲嗣。銜其前事。猶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還鎭。司馬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淵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尙何待。

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並通鑑。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強。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飏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羣聚以禦外患。則久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人以禮。使知父子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知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幹。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實欲使相爲依庇以扞外患也。

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慈養百姓以衞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如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故世之人欲愛其身而棄其宗。烏在其能愛身也。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所厚薄也。漢世諺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十

數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以歲時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以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嚮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其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資財。其人復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呈訴於府。以爭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可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疏糲布褐不能自營。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滿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並溫公家訓。

伯淳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其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賣鹽。勸誘百姓爲名。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予嘗爲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日取罪人早間在東廊、晚間在西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此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人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童蒙訓。

步騭與衞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三國志。

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含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南史

李脩尹京兆。莊憲太后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靈駕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轜輬僅免。徹門乃得行。脩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官。唐書

王熙性儉率。嘗有臺使至。熙爲設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熙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北史）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潞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枉。驛券亦無違法與者。部使者亦歎服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簿籍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愼如此。

峭直深刻之人。明習法令。所以檢護其身。可使無過。此其所長。然卒用其所長。以把持窺刺爲心。一一聽之。使人褊迫不容。苟善其刻而用其深。則必置人主於有過之地。士有負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於愷悌。不肯欺負人主以賊其民。與彼刻深之人。相去萬萬。豈可以有瑕之玉而置於碱砆之下乎。取人於上者。將何擇哉。（陳了翁集）

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舍人雜錄）

發人私書。拆人信物。深爲不德。甚者遂至結爲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爲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己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面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

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偸視。若促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說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櫥等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册子。錢穀文簿。若人將文字令己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凡借一物。上至書册。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才畢。便卽歸還。切不可以借爲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惜。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凡飲食。蒸餅去緣、饅頭去蒂、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爲。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凡與人同坐。夏則己擇涼處。冬則己擇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范益謙自戒。

郭逵爲西帥。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邊。逵知其必生邊患。用備邊財賦。事連商賈。移牒取問。韶讀之。怒形顏色。擲牒於地者久之。乃徐取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問韶。韶以原牒繳進。無一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自後逵論韶並不報。而韶遂得志矣。予舊見前輩語及此事。無不切齒。而新進小生。往往以此贊韶不容口。近有一士人。自言久遊太學。論及韶行事。亦以此爲智數過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者苟合干進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謂經此大變故。猶守舊聞。此等輩眞是不識濁

淨。其可責哉。（陳齊之雜錄。）

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禮請謁。非吾教也。（顏氏家訓。）

黃髮之人。五臟氣虛。精神耗竭。若稍失節宜。即動成危瘵。蓋老人勘惰。不能自調。在人資養。以延遐算。爲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溫。審其饘藥。依四時攝養之方。順五行休王之氣。恭恪奉親。愼無懈怠。

春屬木。主發生。春肝氣王。肝屬木。其味酸。木能勝土。土屬脾。主甘。當春之時。其飲食之味。宜減酸益甘。以養脾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春時陽氣初升。萬物萌發。正二月間。乍寒乍熱。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患發舉。又復經冬已來。擁爐熏衾。嗜炙飲熱。至春成積。多所發泄。致體熱頭昏。膈壅涎嗽。四肢勞倦。腰腳不任。皆天所發之疾也。常宜體候。若稍覺微疾。不可便行疎利。恐傷臟腑。別生餘疾。若別無疾狀。或只選食治方中稍涼利飲食。調停與進。不須服藥。常擇和暖日。引侍尊親於園亭樓閣虛敞之處。使放意登眺。用攄滯懷。以暢生氣。時尋花木遊賞。以快其意。不令孤坐獨眠。自生鬱悶。春時若親朋請召。老人意欲從歡。任自遨遊。常令的親侍從。惟酒不可過飲。春時人家多造冷饌米食等。不令相與。如水團糍粘冷肥膩之物。多傷脾胃。難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承。春時遇天氣頓暖。不可頓減綿衣。緣老人氣弱骨疎。風冷易傷。纔至春時。但令多著夾衣。遇暖之時。一重重漸減。不致暴傷也。

夏屬火。主於長養。夏心氣王。心主火。能剋金。金屬肺。肺主辛。其飲食之味。當夏之時。宜減苦增辛。以養肺氣。心氣盛者。調呵氣以疎之。順之則安。逆之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潰。盛夏之月。最難調攝。陰氣內伏。暑毒外蒸。縱意當風。任性食冷。故人多有滲泄之患。況是老人。尤宜保輔。若簷下故道。穿隙破牕。皆不可納涼。此爲賊風。中人最毒。宜居虛堂淨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每日凌晨。進溫平順氣湯一服。飲食溫軟。不令太飽。並食老奉親書。

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而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燕飲。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顏氏家訓。

世間大有病人親朋故舊交遊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談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蠱。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紛紜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欻然致禍。各自散走。是故大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賾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爾大誤人事。孫思邈千金方。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江南人事。不獲已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諭者。北人無何。便爾說話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若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世父叔父兄弟。各以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

常。

江南凡弔者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涕泣。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晝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者。不近人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並顏氏家訓。

胡文定問楊訓相知。訓言楊宋臣愷悌君子。既而宋臣受總司差。權湘潭令。大熱中之官。遇疾而終。訓請先生言於總司。保任爲沒於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傷。然凡事不必如此計較。君子愛人以德。使宋臣在。決不喜爲此等事。賢能教養其孤足矣。胡氏傳家錄。

葬者人生之大事。死者以宅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今王公以

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同位外姻無會葬者。故適時之宜。更爲之制。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而後有所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己卽不敢安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總至。有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尙或殣之。況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唐太常博士呂才敍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域兆有常。是不擇地也。今葬書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令尹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邱壠。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於己哉。世又有用羌人法。自焚其柩。收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邪。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

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爲天子巡狩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歸其柩卽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於火焚乎

道無精粗本末而古有大學小學之別者特學有其漸云爾子夏之門人小子灑掃應對進退而子游以爲末不知灑掃應對進退卽精義入神之妙而欲二之則過矣東萊先生所編少儀外傳學者終身行之猶懼不及而曰少儀云者謂時過則難學而少成若天性故欲自童丱而習之庶幾趨嚮蚤正氣質易成非曰小學宜習而大學不必知也與我同志者盍深省焉嘉定癸未三月朔雲谷胡巖起題

右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暇日手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祖儉嘗獲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泊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策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心庶乎其不泯矣丹陽郡文學譚元猷祖儉之同舍生也欲刊其書於學宮因識所聞於卷末紹熙二年七月十五日東萊呂祖儉書

少儀外傳卷下終

皇清嘉慶十有三年歲在著雍執徐陽月昭文張海鵬較梓

王雲五主編

萬書集成初編

少儀外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呂祖謙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六八二九上